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69n1350

保寧仁勇禪師語錄

(參學門人) 道勝・圓淨 錄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No．1350-Ａ 金陵保寧禪院勇禪師語錄序
  - No．1350-Ｂ 開堂疏
  - 上堂
  - 頌古
  - 別古
  - 代古
- 卷目次
  - 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．1350-A 金陵保寧禪院勇禪師語錄序

鳳臺山老南方遊行時，至楊朱泣岐處，遇一善知識，白雪蒙頭，師子踞坐，以金圈栗棘為佛事，布施十方學者云：鐵圍山可透，吾金剛圈不可透；大海水可吞，吾栗棘蓬不可吞。若透一圈，即百千萬億圈透之無疑，一切煩惱於此解脫；若吞一蓬，則百千萬億蓬吞之不疑，一切功德於此成就。時諸比丘罔然退席，莫知所措。彼上人者，從容道場，獨蒙授記。後十五年，鳳臺山頂震大雷音，三草二木均霑一雨。其徒錄其語，請無為子以序之云耳。時皇宋元豐元年清明日，無為子楊傑述。

No．1350-B 開堂疏

龍圖閣學士給事中知軍府兼本路兵馬鈐轄　　王贄　撰

伏以西竺真風，南宗密印。一言悟道，猶成藥病之差；三界唯心，舉有色空之別。然而設喻筏而導初地，破迷雲而證了因。非假師承，曷臻壺極？所以維摩居士啟不二門，迦陵仙音徧大千界。今禪師勇公，孤雲雅尚，皓月素規。電影掣乎迅機，珠光圓於具戒。四大非我，靡流翠竹之形；五蘊皆空，豈滯華巾之結？屬寶坊之虛次，奉使移之舉能。命震潮音，庸安海眾。猊座中設，鼉鼓載揚。傒悲海之宣猷，俾含生之蒙益。聖風倡熾，祖葉敷芬。成是勝緣，綿乎不朽。謹疏。

No．1350

保寧禪院勇和尚語錄

參學門人　（道勝　圓淨）　　錄

金粟沙門　通乘　重梓

上堂

問堂：表白宣疏了，師指法座云：三世諸佛、今古祖師盡在者裏轉大法輪了也，却向諸人脚跟下過去。還見麼？若見，眉毛眼睫常放光明；若不見，看！看！山僧步步入泥入水去也。

乃上座拈香。此一瓣香，祝延今上皇帝，伏願聖躬萬歲萬萬歲，帝業等乎山河，鼎祚齊於天壤。又拈香。此一瓣香，奉為闔國采僚，

文資武列，伏願振謨猷乎遠大，流勳業以緜長，六軍常清，萬姓永泰。
又拈香。大眾，此一瓣香，古今無價，佛祖不傳。且道從什處得來？還知落處麼？若也知得，祇者裏參見真善知識。若也不知，爇向爐中供養。我先住楊岐，後住雲蓋會和尚。
乃陞座，蔣山白槌云：法筵龍象眾，當觀第一義。師乃顧眾云：委悉麼？若不委悉，為蛇畫足去也。古佛巖前，千華競秀；曹溪源上，萬派歸流。莫有陟巇嶮、涉渺瀰者麼？不顧危亡，便請相見。時有僧問：昔日靈山一會，迦葉親聞；此日知府臨筵，請師舉唱。答：紅日當空，清風市地。僧云：解吹無孔笛，天下總聞聲。答：寒山撫掌，拾得呵呵。僧云：若不泛舟，焉知海闊？答：利動君子。
問：承知府有言：一言悟道，猶成藥病之差。不假一言，如何接人？答：月似彎弓，少雨多風。僧云：兔角杖頭挑日月，龜毛拂子指乾坤。答：十字縱橫。僧云：香煙迴徹清霄外，朝蓋光臨證祖機。答：踏破草鞋赤脚走，新羅國裏問知音。
問：善戰者不施寸刃，今日當場如何決勝？答：看。僧云：猶是干戈相待。答：兩段不同。僧云：解帶却兵猶費力，仰天長嘯未為功。答：相識滿天下。僧云：忽遇滿身鋒刃來又作麼生？答：喫棒得也未？僧云：洎合放過。師拍膝一下，僧便喝。答：作家僧擬議。答：鈍致殺人。
問：昔年雲外人皆委，今日壍中事若何？答：山僧愛瞋不愛喜。僧云：斬新日月，特地乾坤。答：恰似不相逢。僧云：紫陵巖畔千華秀，白玉樓前萬姓歌。答：未必心頭似口頭。僧云：作家宗師，出世太晚。答：這箇衲僧，世間罕有。僧云：也不消得。師噓一聲。
問：諸佛出世，地布金蓮。師今出世，有何祥瑞？答：青天白日。僧云：五葉芬芳傳寶印，三乘悟了化人天。答：截斷千山路，衝開萬里關。僧云：金風遠布，野老謳謌。答：在處有芳草。僧云：不登謝公船，爭見釣魚手？答：心不負人，面無慚色。
一僧禮拜了，胡跪，以手向懷中取物，作呈似勢。師左顧，僧起立，作獻物勢。師右顧，僧伸手作接物，復安懷內。師以手直下指，僧擬議，師云：祇有這箇，無那箇。僧以手一劃，答：果然。僧便歸眾，師乃笑。
問：朝貴慇懃伸三請，鴻儒碩學盡光臨，祖師西來端的意，乞師方便指人心。答：鐵牛愛喫無根草。僧云：月輪光輝於此日，時人盡唱太平歌。答：眼裏無筋一世貧。僧云：龍圖證明，學人禮謝。答：放過一著。

乃云：問答已周，何不散去？既不然者，更引些葛藤向淨地上作一場狼藉去也。正法眼藏，亘古亘今，祖祖密傳，印印相可，語言路絕，思慮情忘，一切羣生各具斯事。然難信之法措者還稀，上上之機方能湊泊。若湊泊得去，便與三世佛祖、有情無情悉皆同參。無他，非前非後，有何生死可出、佛道可成？不假多劫修行，彈指悉皆具足，行住坐臥任運施為，見聞覺知隨緣應用，睡來合眼，飯來開口，寒即向火，熱即取凉。既到者箇平實田地，匹上不足，匹下有餘。若是祖宗門下客，直須向火燄裏藏身、微塵裏走馬，東涌西沒，同死同生，爍迦羅眼不能窺，千手大悲把不住，裂破毗盧印，掃盡衲僧蹤。然雖如是，劍閣路危終易度，趙州關險大難行。

但仁勇生而且昧，長又寡聞，雖挹宗機，擬終深藪。比奉知府龍圖特垂台命，闔府采僚同賜僉俞，令某繼此道場，實增忝幸。敢將上善仰延宸筭，傍祝府僚。伏願知府龍圖早陞陛闕，榮陟鼎槐；運使郎中亟聞漕最，殊被帝恩；運判都官英聲遐播，清職驟躋；通判駕部闔府采僚理狀彌光，亨衢驟進。更願今辰席上，外府尊官永心腹於王家，常眷隆於釋寶。又承僧職大師蔣山清凉和尚同垂象駕，共建法筵。諸多檀越惟願常臻福慶，永賁佛乘。乃云：大化無為道太平，閻浮日月轉分明。豐年野老謳謌甚，在處嘉禾合穗生。久坐尊官，伏惟珍重。

師在蔣山受小疏，大眾集定，僧呈法衣，師捻起身上袈裟云：大眾！且道這箇是？那箇是？若道這箇是，爭柰那箇何？若道那箇是，爭柰這箇何？却顧眾云：如今不免對大眾前改頭換面，捻一放一去也。

便卸袈裟，披法衣，登座，云：風不來，林不動，下坡不走，快便難逢。有麼？

時有僧問：金陵城下，祖令當行。如何是祖令當行？師云：爍電久於雲裏現，忽雷今已震多時。進云：月輪光輝於此日也。答：照見肝膽。進云：莫道梁王不識達磨。答：時來天地皆同力。

問：諸佛出世，轉大法輪。師今出世，有何祥瑞？答：山青水綠。進云：學人未曉，乞師再指。答：一陣風來一陣寒。進云：一等勿絃琴，唯師彈得妙。答：且莫喚鐘作甕。

問：久居巖谷即不問，入廛化導事如何？答：真不掩偽。進云：恁麼則羣生有賴去也。答：曲直迴然分。進云：羣生已蒙師指示，向上宗乘事若何？答：一人泉在最高峰。進云：四海共參真般若，十方同用佛毗尼。答：三十年後，明眼人前不得錯舉。僧云：府尹不虛伸請命，學人禮拜謝師恩。答：分明記取。

僧問：諸佛出世，地布黃金；人王出世，以恩濟人。和尚出世，以何示人？答：南北山相對，東西有路分。僧云：鍾阜峰前瑞氣發，

鳳皇臺畔祖風興。答：幾多遊賞客，到此盡迷源。僧云：葵華偏向日，逝水不迴流。答：依稀似曲纔堪聽，又被吹將別調中。進云：大眾證明，學人禮謝。答：禮拜直須頭點地。

師云：莫更有問話者麼？何妨出來結緣。

師乃云：夫參學人直須具頂門上眼，超世英雄，於一切人天眾前震法雷、擊法鼓，藏鋒露刃，掣鼓奪旗，吼師子音，作大佛事。若能如是，方有些子丈夫之氣。山僧今日不惜眉毛，入泥入水去也。我佛世尊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，敢問諸德：作麼生是一大事？良久，云：五千餘卷詮不盡，三世諸佛讚不及，今古祖師提不起。還委悉麼？若委悉，去不動步，超釋迦、越彌勒，又何必更令山僧向諸德前鼓兩片皮，壓良為賤？然雖如是，不許夜行剛把火，直須當道與人看。乃云：爐冶鉗鎚枉用工，吹毛何必在磨礱？靈光昨夜輝牛斗，坐致昇平宇宙中。久立。

授帖日，陞座，云：莫有問話者麼？僧便出，師云：等閒垂釣。僧禮拜了，畫一圓相，師以右手拋向後；僧又畫一圓相，師以左手拋向後。僧歸眾，師云：更有什麼？僧無語，師拍膝云：龍頭蛇尾。僧云：賊過後張弓。師乃笑，復云：明珠歷掌，別者還稀；寶鏡當臺，何人鑒照？鋒前一路，截斷眾流；言下千差，隨波逐浪。所以展則大千俱徧，不展則絲髮不存。與麼語話，猶是化門之說。且道不落化門一句作麼生道？道泰不傳天子令，時清休唱太平歌。

謝了，又云：千峰壁立滑於苔，不惜眉毛露出來，直下早逾千萬里，那堪於此更徘徊？喝一喝，下座。

師入院，迎到法堂前，乃指座云：大眾！巍巍堂堂，萬象難藏，通上徹下，誰敢承當？遂登座云：一二三。纔坐定，顧眾云：委悉麼？若不委悉，撒沙撒土去也，迦葉門下水洩不通，萬仞崖前凡聖路絕。且道：把住即是？放行即是？盡法無民，有疑請問。(問答不錄)乃云：欲陞此座，應須作禮須彌燈王。且道：須彌燈王在什處？又向什處作禮？為復心存意想？為復緣慮俱忘？為復心境一如？為復萬法空寂？若與麼見解，未出常流；既不與麼，又作麼生？棒打石人頭，嘆嘆論實事，直饒博聞強識、世智辯聰，得大總持、具無礙辯，於祖師門下轉勿交涉。所以，此事不可以有心求、不可以無心得、不可以語言造、不可以寂默通，非得失是非、緇素貴賤、凡聖差降、情量智解之所能及。諸人到者裏如何即是？若是大丈夫兒，直下真不揜偽，最親切處自肯方親。山僧與麼道，已是相埋沒了也。如今莫有不受人瞞者麼？良久云：平生肝膽向人傾，相識猶如不相識。遂拈杖云：無限雲山藏不得，却攜黎杖入鄽來，千門萬戶俱敲徧，今日分明卓鳳臺。卓一下，下座。

上堂，拍禪牀云：心外無法，萬法唯心，心既不生，法從何立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？三十年後忽有人問：轉身句作麼生道？良久，云：潼關雖易度，劍閣轉難行。參。
上堂。一切法門無盡海，同會一法道場中。拈起杖云：拄杖子遇寒則普天寒，遇熱則普天熱。且道不寒不熱一句作麼生道？卓禪牀一下，云：明年大有新條在，惱亂春風卒未休。參。
上堂，拈拄杖云：千江月現，萬派歸流，長垂直鈎，釣著鰲頭，森羅萬象總在者裏。如今賤賣與諸人，還要麼？若要，堪作什麼？若不要，從教向大洋海裏興雲致雨、作風作浪去也。卓一卓，乃喝，下座。
問：師唱誰家曲，宗風嗣阿誰？答：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。進云：楊岐嫡子，臨濟兒孫。答：千言萬語無人會，又逐流鶯過短牆。
問：如何是佛？答：近火先燋。
問：如何是道？答：溺泥有刺。進云：如何是道中人？答：切忌踏著。
乃云：心隨萬境轉，轉處實能幽，隨流認得性，無喜亦無憂。拍禪牀，云：保寧作一頭水牯牛去也，還有相隨者麼？若相隨得，鼻孔在什處？若相隨不得，保寧自起自倒去也。復云：有意氣時添意氣，不風流處也風流。
上堂。一法有形，翳汝眼睛；眼睛不明，世界崢嶸。拈杖云：見麼？若見，則遮却眼光；若不見，則失却拄杖。且作麼生道得不受人瞞底句？良久，云：平地未為嶮，遠山焉足高？卓拄杖，下座。
上堂：光陰倏忽，寒暑迭遷，不涉春緣，道將一句來。良久，云：始見去年九月九，今年又見秋葉黃。參。
上堂：保寧乍住不曾停，日日街頭巷尾行。張三李四相逢著，剔起眉毛作麼生？拍手笑，下座。
上堂。拍禪牀，云：不是心，亦非佛，問君畢竟是何物？昨夜金剛努目瞋，一拳打破精靈窟。喝一喝，下座。
上堂：滿口是舌，都不能說。碧眼老胡，當門齒缺。
開爐，上堂。舉丹霞行脚到一院，遇天寒，遂將木佛燒火，向院主叱罵丹霞，乃院主眉鬚墮落。大眾，院主眉鬚墮落即且置，且道丹霞眉毛在麼？若也見得，與古佛同參；若也不見，切忌撥無因果。後有僧問天竺：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？竺云：寒即圍爐向煖火，熱即竹林谿畔坐。保寧也無木佛與諸人燒，堂中自有無煙火。要向即向，要撥即撥。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？乃云：上閒僧多，下閒僧少。

上堂：一人發真歸源，十方虛空悉皆消殞。拍禪牀，云：大眾，為什麼却有人透者裏不過？良久，云：自是不歸歸便得，五湖煙景有誰爭？
上堂。快馬一鞭，快人一言，直饒與麼，猶是鈍漢。乃召眾云：喫茶去。
上堂：釋迦掩室於摩竭，已洩天機。淨名杜口於毗耶，特地饒舌。少林九年面壁，老不歇心。永嘉一宿曹谿，徒誇英俊。保寧與麼道，還有過也無？路逢劍客方呈劍，不是詩人不獻詩。參！
上堂。一塵入正受，諸塵三昧起。諸塵入正受，一塵三昧起。遂拈杖云：保寧有時拈頭作尾，有時拈尾作頭。金剛脚底踣跳，蟭螟眼裏藏身。朝到西天暮歸東土即且置，祇如不動步一句作麼生道？卓拄杖云：無事莫行偏僻路，等閒惹得是非來。參。
問：如何是佛？答：鐵鎚無孔。
問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答：雪上加霜。
發化主，上堂。盡十方世界為一大陣，若聖、若凡，種種異類出此不得，釋迦為主將、文殊作先鋒、普賢為殿後，陣勢既圓，且道與什人相見？良久，云：定光金地遙招手，智者江陵暗點頭。遂拈拄杖，云：如今盡在保寧拄杖頭上開甘露門，示真實相，展縮無礙，縱橫自由。還見麼？若也見得，真不掩偽；若也不見，分付諸方化主，一任將向南州北縣扶過斷橋水，伴歸無月村。卓一下，下座。
上堂。立春日，打泥牛，一棒兩棒，千頭百頭，雪華深覆辨不得，頂門有眼徒悠悠。拍手云：囉囉哩，惱亂春風卒未休。
上堂：萬法是心光，諸緣唯性曉。本無迷悟人，祇要今日了。且道了底事作麼生？良久，云：待得雪消去，自然春到來。
上堂。金毛師子一哮吼，驚起法身藏北斗。文殊普賢無處走，碧眼也徒誇好手。喝一喝，下座。
上堂：迦葉擎拳，阿難合掌，樓至如來，全無伎倆。
常州廣福，上堂。師子窟中必無異獸，莫有哮吼者麼？有僧問：遠離金陵丈室，幸屆廣福道場，向上宗乘，請師舉唱。答：微風搖寶鐸，紅日耀青天。進云：滿眸山色秀，徧地野華新。答：白雲千里萬里。進云：大眾證明，學人禮謝。答：多年曆日。
乃云：保寧今日不免曲順人情，舉些浸不爛底多年葛藤供養大眾去也。塵塵爾，剎剎爾，山是山，水是水，彌勒不入樓閣，善財不須彈指。以手一劃，云：微塵世界，氷消瓦解。且道彌勒、善財在什處？若向者裏參徹去，不妨在處稱尊。若也不見，客路如天遠，侯門似海深。
回莊，上堂。記得鵝湖和尚一日點淨後不赴堂，遂入方丈裏睡。齋後，知事來白云：和尚何不赴堂？鵝湖云：莊上喫油糍來。晚間，

莊主到，云：今日謝和尚喫油糍。
大眾！為復是師通妙用，本體如然，平地上剛然揑怪？既不與麼，又作麼生？良久，云：者箇公案一任天下人批判，保寧也無神通妙用，亦無宿命。他心院在江寧府，莊屬宜興縣，水路一千、陸路四百，孤舟野渡處處經過，堤柳巖華時時閒發，前月出去、昨日歸來，莊上也不曾喫他油糍，祇是炊白米飯、煑野菜羹，療飽充飢，隨家豐儉。然雖如是，更有一般堪笑事，米中粒粒徧生蟲。參。
上堂。入荒田不揀，信手拈來草，觸目未嘗無，臨機何不道？乃云：保寧今日為眾竭力入荒田去也。拈拄杖，云：有時亦隨春生，有時不逐夏長，亦能殺人，亦能活人。殺人也，醍醐上味翻成毒藥；活人也，一切毒藥皆是醍醐。如今更不囊藏，分明揭向諸人。且道：是醍醐？是毒藥？良久，云：無事莫將容易服，古今曾悞幾人來？卓一下，下座。
上堂。金陵故都，鳳臺寶地，諸上善人同會一處，不顧釋迦遺教、不待彌勒授記，任他春去秋來，管你鹽賤米貴。二時展鉢開單，說甚珍羞百味？健即經行，困即打睡。祇聞有象王蹴踏，焉知得師子遊戲？拍禪牀，云：大眾！潙山水牯牛今日五更失却鼻孔。下座。
上堂。橫按杖云：雲從龍，風從虎，甘草甜，黃連苦。洪波浩渺浪滔天，須彌頂上日卓午。卓拄杖，下座。
上堂：如來明星現時成道，大眾且道明星幾時不現？
上堂，良久，以手摑口云：大多口生。
上堂。譬如琴、瑟、箜篌、琵琶，雖有妙音，若無妙指，終不能發。拈拄杖，云：者箇且非琴非瑟，有大妙音。眾中莫有妙指者麼？試請一發看。若無，保寧自家品弄去也。橫按杖，云：還聞麼？良久，云：一堂風冷淡，千古意分明。
上堂。曹谿路上，野老謳謌；古佛堂前，行人舞袖。脚踏實地，天下人知；鼻孔遼天，作麼生辨？乃云：無孔笛吹雲外曲，五湖何處覓知音？
因長蘆和尚來，上堂：金將火試，水將杖試。大眾，祇如金不將火試，水不將杖試，還有人辨得麼？若辨得，是真也？假也？深也？淺也？若辨不得，且分付與明眼人。
上堂：囫圇無縫，誠謂難吞；碎挫將來，撈摝不上。變生為熟，須是當人；五味調和，全歸眾口。眾口即且置，且道誰是當人者？若也知得，長連牀上開單展鉢；若也不知，三十年後莫相辜負。參！
問：承古有言：離相離名人不識，吹毛用了急還磨。以手劃云：者箇即不問，作麼生是用？答：王法無親。僧便禮拜，師便打，僧云：將軍自有嘉聲在。答：氷消瓦解。

上堂。有頭無角，有尾無脚，十方世界，何處安著？金烏日日來消爍，玉兔也被他吞却。噓一聲，下座。
上堂，舉：空可空，非真空；色可色，非真色。真色無形，真空無名。無名，名之父；無色，色之母。為萬法之根源，作天地之太祖。師云：肇法師大殺盡力，道未道得一半。何故？若於摩竭門下滿目光生，祖師門下未夢見在。且道祖師門下別有什長處？乃云：有智人前莫舉，無智人前莫說。
上堂。寅朝有粥，齋時有飯，展鉢開單，光明燦爛，行住坐臥無他，一生大事成辦。大眾且道：與麼見解底人還得盡善也未？良久，云：誰知更有離家子，望斷碧雲生遠愁。
上堂。保寧有一路，東西徒指注。直下已千差，迴頭還錯悞。不錯悞，百尺竿頭須進步。顧眾云：前面有山兼有水，一程分作兩程行。
上堂：秋風凉，松韻長。未歸客，思故鄉。且道誰是未歸客？何處是故鄉？良久，云：長連牀上有粥有。
因施主上堂，僧問：雷音已震於沙界，今日相逢事若何？答：久雨不晴。僧云：與麼則錦上添華。答：熏天炙地。僧云：起動和尚。師便打。
乃云：問既無盡，答亦無窮。若據祖宗門下，本無如是事；若於建化門中，隨機施設，亦大矣哉！永嘉云：嗟末法，惡時世，眾生薄福難調制。去聖遠兮邪見深，魔彊法弱多冤害。永嘉與麼道，且暫時閒，曲順人情即不可，千古之下，要且遭人簡點。何故？且我家本無是事，諸佛亦不曾出世，亦無佛可成，亦無法可說，亦無眾生可度，亦無煩惱可斷，亦無菩提可求，亦無涅槃可證，亦無前際、中際、後際，亦無正法、像法、末法，於一切法，求其實性，皆不可得。所以時亦不去來，法亦不生滅。不見道：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滅。若能如是解，諸佛常現前。所以長沙云：盡十方世界，是沙門一隻眼；盡十方世界，是沙門全身；盡十方世界，是箇真實人體；盡十方世界，是解脫門。乃至佛及眾生，有情無情，有性無性，皆同一體，同一性，同一相，亦無內外中閒，取捨愛憎，斷常生滅，染淨去來，種種知解之所分別。若能如是，則三界不能收，六道不能攝，於一切處，運用去來，無住無著，應物現形，得大自在，或凡或聖，或是或非，逆行順行，天莫能測。所以永嘉到者裏，出手不得。
又記得本淨云：道體本無修，不修自合道。弃却一真性，來入鬧浩浩。若逢修道人，第一莫向道。實謂誠實之言。保寧與麼，也且隨方就圓。然雖如是，笑我者多哂我少。

上堂。風聲浩浩，觀音談不二法門；春色依依，遮那現無相境界。鴈迴沙塞，鶯囀喬林，長空飛白鶴之雲，大野洒如膏之雨。實謂頭頭顯煥，處處發明。拈拄杖，云：三世十方不離者裏。噓一聲，云：眼睫眉毛都落盡，不知何日更重生？

上堂，舉：三聖云：我逢人即出，出即不為人。興化云：我逢人即不出，出即便為人。此二尊宿與麼為人猶在半途，保寧今日路見不平。拈拄杖下座，大眾一時走散，擲却便歸方丈。

上堂：天上無彌勒，地下無彌勒。打破太虛空，如何尋不得？垂下一足云：大眾向什處去也？

上堂。釋迦出世，弄假像真；達磨西來，將長就短。德山棒，臨濟喝，陽燄充饑，梅林止渴，清平世界不妨夜行。如今莫有吞却佛祖、打破化城者麼？良久，云：保寧今日被大眾勘破。

上堂：山僧二十餘年挑囊負鉢，向寰海內參善知識十數餘人。自家竝無箇見處，有若頑石相似。參底尊宿亦無長處可相利益。自此一生，祇做箇百無所解底人。幸自可憐生，忽被業風吹到江寧府，無端被人

上堂。推向十字路頭，住箇破院，作粥飯主人，接待南北。事不獲已，隨分有鹽有醋，粥足飯足。且與麼過時，若是佛法，不曾夢見。便下座。

上堂。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拈杖云：保寧拄杖子，一時穿却天下衲僧鼻孔了也。卓一下，下座。

上堂。法身無相，應物以形；般若無知，對緣而照。上是天，下是地，佛殿對三門，僧堂對廚庫。拈杖，云：這箇是保寧拄杖子，阿那箇是法身？若向者裏透得過，且向三家村裏東買西賣；若也透不得過，天下橫行猶未可，金陵還有鳳臺關。卓一下，下座。

上堂。昭昭於心目之閒，而相不可覩。拈起杖，云：還見麼？若見，又道不可覩。晃晃於色塵之內，而理不可分。擊杖，云：還聞麼？若聞，又道不可分。放開即易，揑聚即難，荊棘林中須知有出身之路，試向七縱八橫處道將一句來。眾無語，乃云：若不入水，爭見長人？

上堂。拈拄杖云：人人盡道有箇黑漆底，祇是用處不同。在諸人分上，豎窮三際，橫徧十方，指大地為黃金，攪長河為酥酪。在保寧手裏，要橫不得橫，要豎不得豎，動著即喪，覷著即瞎。當與麼時，忙忙之者，普天帀地。下座。

上堂。大地北風吹，長天霰雪飛，今朝寒較殺，身上更添衣。大眾，有衣則添，無衣添箇什麼？爐邊向火猶嫌冷，更有樵夫跣足行。

上堂：春雨如膏，春風如刀。填溝塞壑，扳樹鳴條。會麼？魚行水濁，鳥飛落毛。
上堂。不可以智知，不可以識識。拈拄杖，云：大眾喚作什麼？若喚作拄杖，眉鬚墮落；若不喚作拄杖，陸地平沉。試向不動纖毫處道將一句來。良久，云：在家祇言為客易，臨筌方覺取魚難。卓一下，下座。
上堂：屈屈作什麼？昨夜三更，達磨大師一拳打落保寧當門齒。
問：知師解把無星秤，無角鐵牛重幾多？答：頭輕尾重。僧云：此猶是對面相瞞。答：與天下人作牓樣。僧云：恁麼則人平不語，水平不流。答：猶較些子。
問：靈山指月，曹谿畫月，未審保寧門下如何？師云：嗄！僧云：有華當面貼。師便喝，僧云：鴛鴦繡了從教看，莫把金針度與人。答：罕逢穿耳客。
大覺禪師來，上堂：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。定光招手，智者點頭。然雖如是，也未免笑破他人口。
上堂。唯一堅密身，一切塵中現。所以行住坐臥，念念無生；見聞覺知，心心永寂。善財童子於一念閒經過一百一十城，參問五十三員善知識，到了不離菩提道場普光明殿，遮那、彌勒步步相隨，文殊、普賢處處出現。若向這裏見得諦去，更須知有向上一路始得。且向上一路又且如何？吽！吽！下座。
上堂：祖師門下絕人行，深險過於萬丈坑。垂手不能空費力，任他堂上綠苔生。
上堂：若說佛法供養大眾，未免眉鬚墮落；若說世法供養大眾，入地獄如箭。去此二途，當說什麼？三寸舌頭無用處，一雙空手不成拳。
上堂，拈杖喝云：謾區區，休碌碌，無相光明常滿目，短棹孤舟歸去來，五湖四海煙波足。擲拄杖下座。
上堂：保寧門戶鎮長開，毳侶憧憧去復來。二水三山何處是？直須親到鳳皇臺。
上堂。嚙鏃之機猶是鈍，當鋒點的未為親，那吒十面千眸動，無相靈光翳日輪。喝一喝，下座。
大平州瑞竹，上堂。主人命陞此座，為眾說法。若論此座而無所陞，無所不陞；若論此法而無所說，無所不說。三世諸佛亦如是，東西祖師亦如是，諸人亦如是，保寧亦如是。既然如是，誰是坐者？誰是立者？誰是說者？誰是聽者？若也會得，已是頭上安頭；若也不會，一任斬頭覓活。
上堂：十方梵剎，事同一家。量才補職，買帽相頭。衲僧家一日二時向長連牀上開單展鉢、拈匙把筯，欠箇什麼餬餅、餲飥、糖糕、

餕餡，乃尋常茶飯。雖然如是，且道杓柄在什人手裏？若也知得，一任恣意飡啜。若也不知，今日新請典座。
上堂。拈拄杖云：宮商角徵羽，金木水火土。卓一下云：卦上吉凶分，三日後看取。
上堂。保寧尋常為人，直下是無面目。若也敲骨出髓，直得神號鬼哭。拍手笑云：仁義盡從無處斷，世情偏向有錢家。
上堂。橫按杖，云：汝等大丈夫漢，須是一刀兩段，直下七縱八橫。擲杖，云：且待天下人判斷。
問：寒風凋敗葉，猶喜故人歸。未審誰是故人？答：楊岐遷化久矣。僧云：更有什麼人知音？答：無眼村公暗點頭。僧云：死柴頭有無煙火，獨向應無人得知。答：今日未開爐。僧云：忽遇七縱八橫時如何？答：不如縮却手。僧云：誰知煙靄裏，猶有釣魚翁？答：莫亂道。
師與李太博舉三句頌次，博云：祇是箇不了底公案。師云：試請太博斷看。博云：八棒十三。師云：保寧有什過？博無語。師云：正是箇不了底公案。
上堂。舉：夜夜抱佛眠，朝朝還共起。起坐鎮相隨，語默同居止。分毫不相離，如身影相似。欲識佛去處，祇者語聲是。大眾，傅大士此頌，古今不墜，一切人知。向此瞥地者亦多，錯會者不少。玄沙云：大小傅大士，祇認得箇昭昭靈靈。洞山聰云：且道衲僧家，日裏還曾睡也無？此兩轉語，誰言世上無仙客？須信壺中別有天。保寧亦有一頌：要眠時即眠，要起時即起。水洗面皮光，啜茶濕却觜。大海紅塵生，平地波濤起。呵呵阿呵呵，囉哩哩囉哩。下座。
上堂，眾集定，良久，云：堪作箇什麼？便下座。
上堂，眾集定，良久，云：猶較些子。便下座。
上堂。看看，山僧入拔舌地獄去也。以手拽舌，云：啊唧，啊唧。
上堂。森羅及萬像，皆於鏡中現。以杖指云：北面是廚庫，南面是僧堂，中間是佛殿。直下指云：者裏是什麼？乃云：踏牀子也不識。
問：如何是保寧境？答：主山頭倒卓。進云：如何是境中人？答：鼻孔無半邊。
問：如何是保寧家風？答：硬餬餅，爛餇飥。進云：忽遇客來，將何祇待？答：麤飧易飽，細嚼難飢。
問：如何是佛？答：自屎不覺臭。
上堂。一是一，二是二，三是三，四是四，數目甚分明，上下依資次。依資次，有何事？以杖劃，云：大眾！一時亂却六十甲子了也。

上堂：行時行，住時住，坐時坐，臥時臥。舉手動步皆自由，處處何時有蹉過？自家肚皮自家劃，粥飯但飧休忍餓。阿呵呵！記得麼？今年十一月是小，十二月是大。

上堂。釋迦老子初生下時，周行七步，目顧四方。當與麼時，土曠人稀，相逢者少。遂以手指天地，三家村裏東卜西卜，便道：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。祖禰不了，殃及子孫。下座，以手托禪牀，召眾云：三十年後不得錯舉。

上堂。啞人唱，聾子拍，永夜風清月虛白。燋塼打著連底凍，天曉一輪光烜赫。文殊普賢醉不知，涔海新羅齊斫額。阿呵呵，作什麼？從教屎坑裏坐，深草裏臥。水長船高，泥多佛大。公案現前，一時領過。以杖劃一劃，下座。

上堂：古人底今人用，今人底古人為，古今無背面，今古幾人知？唧！嗚咿！一九與二九，相逢不出手。

上堂：無種靈苗火裏栽，鐵華還向樹頭開，驀然結箇團欒果，指似時人處得來。

上堂。無邊剎境，自他不隔於毫端。十世古今，始終不離於當念。豎窮三際，橫徧十方。理事圓融，性相平等。宮殿樓閣，處處莊嚴。草木山川，重重顯露。鐘鳴鼓響，時時揚解脫之音。文字語言，句句盡真如之理。離彼離此，無是無非。芥子納須彌，未為分外。百川歸大海，乃是尋常。都亡大小之名，不見有無之相。是故隱顯自在，去住無方。處凡不凡，在聖不聖。此不思議境界，諸人常在其中。為什却不自覺？

上堂，侍者燒香罷，師指侍者云：侍者已為諸人說法了也。遂下座。

上堂。以兩手畫一圓相，擘開捺膝，云：渾崙劈不破，三人共兩箇，滋味信全無，有誰吞得過？吞得過，且與麼；吞不過，莫亂做。

上堂：欲言言不及，林下好商量。且道作麼生商量？時挑野菜和根煮，旋斫生柴帶葉燒。

上堂：賣扇老婆手遮日，田公布袴不到膝。斷頭船子任風飄，昨夜籬頭吹篳篥。

上堂：百川異流，同歸於海；萬塗差別，皆入此宗。卓拄杖，云：醫得眼下瘡，剜却心頭肉。

上堂。昨夜三更，忽然大地震動，直得須彌岌峇，海水沸騰，其中有無限眾生正在夢中，不覺不知，如存若亡。卓拄杖，云：大眾還聞麼？幾乎喪身失命。

解夏，上堂。秋風纔動，布袋頭開，來者自來，去者自去。江淮兩浙，足有家風；衡嶽廬峯，更多幽致。驅驅轆轆，劫劫波波，須知

道：不動如來，未曾舉步。且道：不動步一句作麼生道？良久，云：適來堂裏來，却歸堂裏去。
一日上堂，纔出法堂，大眾問訊，便歸方丈。
上堂，舉：道遠乎哉？觸事而真。師云：凉風明月，青山白雲。聖遠乎哉？體之則神。師云：眉毛上踣跳，眼睫裏藏身。拍禪牀，云：遠親不如近隣。
上堂。從他謗，任他非，把火燒天徒自疲。我聞恰似飲甘露，消融頓入不思議。大眾！永嘉猶有者箇在。
真州資福上堂，指座云：資福法座，行住坐臥，快便難逢，不得放過。
便陞座，眾立定，師云：會麼？不解作客，勞煩主人。遂下座。
上堂。上是天，下是地，南北東西，各依本位。保寧有時翻天作地、翻地作天，喚東作西、喚南作北，捩轉鼻孔，換却髑髏。眾中有同死同生者，何妨出來大家出手？有麼？良久，云：當官莫近前，作客莫落後。
上堂：乾坤之內，宇宙之閒，中有一寶，秘在形山。且道是什寶？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，是何言歟？雖然如是，匹上不足，匹下有餘。
上堂。即此見聞非見聞，無餘聲色可呈君，箇中若了全無事，體用無妨分不分。保寧有時以拄杖作體，有時以拄杖作用。作體也，乾坤寂爾，世界坦然；作用也，秋變冬凋，春生夏長。不見道：體中有用，用中有體，體不離用，用不離體。橫按杖，云：且道是體？是用？若到諸方，莫道保寧四棱搨地。
上堂，拈杖云：此是雲門、臨濟、德山、巖頭一生用不盡底，如今在保寧手裏不直半分錢。雖然如是，又也可貴可賤。且道什處是可貴可賤？擲杖下座。
長蘆。上堂：未到者裏，萬事不言。既到者裏，如何即是？有口有舌，何妨亂說。有問話者出來。
再召，無人。師云：猶較些子。古資福云：隔江見資福剎竿，便迴脚跟，好與二十。保寧昨日離金陵，泛小舟，渡大江，到長蘆門下，見剎竿，觀佛殿，上方丈，禮拜祖印禪師，蒙不賜罪責，特加慇懃。何故？恩深轉無語，懷抱自分明。禪師又令對眾陞座，不免胡言漢語，瞞諸人等，是不識好惡。更有一頌：乘興安然泛小舟，霎時風送到江頭。不知相見談何事？諸高德試道看。
上堂。有手脚，無背面，明眼人，看不見，天左旋，地右轉。拍膝云：西風一陣來，落葉兩三片。
上堂。古云：文殊門入者，牆壁瓦礫與汝發機；觀音門入者，蝦蟆蚯蚓與汝發機；普賢門入者，不動步，徧十方。大眾！東西南北，

四維上下，築著磕著，不覺不知過在什處？良久，云：紅粉易成端正女，無錢難作好兒郎。
上堂。黃面老子出世，平地骨堆。碧眼胡兒西來，無風浪起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臨濟雲門，牽枝引蔓。保寧也有沒量罪過，諸人也有沒量罪過。還委悉麼？良久，云：面皺祇因陪笑得，背跎還為打躬多。參。
上堂：不可以智知，不可以識識。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。保寧道：亦可以智知，亦可以識識。言語不斷，心行不滅。何故？青山祇解磨今古，流水何曾洗是非？
上堂。風鳴條，雨破塊，曉來枕上鷺聲碎。蝦蟆蚯蚓一時鳴，妙德空生都不會。都不會，三箇成羣，四箇作隊。窈窈窕窕，飄飄颽颽。向南北東西，折得黎華李華，一佩兩佩。
上堂。時時舉，處處說，絕忌諱，無閒歇。橫按杖，云：會麼？一夜落華雨，滿城流水香。卓一下，下座。
歲旦，上堂。昨日去年去，今日今年來，去年去不去，今年來不來。徧野盈尺雪，大地亡纖埃，無名無字人，舉目聊徘徊。
發化主，上堂。身披信施衣，口喫信施食，施者絕纖毫，受者無蹤跡。大施門正開，百千及萬億，信手拈將來，切忌從他覓。既不從他覓，向信手處道將一句來。有麼？若無，保寧自道去也。一封書信通消息，兩貼茶湯表信儀。
問：彌勒真彌勒，分身千百億，時時示時人，時人自不識。和尚還識也無？答：不識。僧云：石牛頻吐三春霧，木馬嘶聲滿道途。答：蹉過也不知。僧云：蹉過事作麼生？師便喝，僧合掌云：真善知識！答：念你是舊維那。
問：維摩展掌，世界崢嶸；善財彈指，樓閣重重。為復神通妙用，本體如然？答：總不與麼。僧云：未審作麼生？答：水灑不著。僧云：兵隨印轉，將逐符行。答：千里萬里。僧云：某甲祇與麼，和尚又如何？答：你是行脚人。僧云：三十年後有人舉在。師云：記取。
問：師登寶座，四眾臨筵。的的西來，請垂舉唱。答：慢二急三。僧云：今日一會，事不虛然。答：拍拍是令。僧拍手云：囉囉哩。答：也似箇知音。僧云：施主霑恩，學人禮謝。答：風驚草動。
問：向上之機即不問，入廛垂手意如何？答：兩脚踏地。僧云：天人羣生類，皆承此恩力。答：鼻孔遼天。僧禮拜，師云：莫動著。
問：如何是塵中自在底人？答：因行不妨掉臂。
問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答：鑊湯無冷處。
退院，上堂。百尺竿頭弄嶮巇，是人平地為攢眉，而今潦倒成無用，高躡前蹤付與誰？有道得者試道看。良久，云：若無人道，不

如交與謝知府大眾畢。
復云：江國名藍甲上游，寅緣於此繼焚修。幻軀已是多衰病，雪髮將看徧滿頭。浮世百年猶不足，旋風千市尚難周。今朝喜作神仙客，遂性逍遙得自由。
再授帖。上堂，拍手三下，指口搖手三下，下座。
市戶，請上堂。摩竭室不揜，方丈門再開，不惜眉毛者，橫身請入來。僧出，拍手三下，指口搖手三下，云：如何？答：猶較些子。僧云：盡開終始口，爭柰有天何？答：被你勘破。僧搖手三下，歸眾。答：好箇仙陀。
問：百尺竿頭弄嶮巇，是人平地為攢眉。如今眉已展，如何是弄嶮巇底？答：一任拍手。僧云：翻身真箇有來由。答：自家看取。僧云：忽若撲落又作麼生？答：噁。僧云：也要大家知。答：人平不語，水平不流。僧云：有意氣時添意氣。師噓一聲。
問：欲退名藍辭不得，宗乘重唱時如何？答：葉落歸根。僧云：法輪再轉於閻浮，道光重映於千載。答：春來依舊萌芽發。僧云：雨露垂恩，羣情有賴。答：大地沒閑人。
乃云：三界六道輪迴，業鏡難藏好醜，不須更滯他人，盡是自作自受。如今於諸人分上各自有一面業鏡子明歷歷地，且道是好？是醜？試請迴頭自照看。又外道問世尊：今日當說何法？尊云：說定法。次日復問：說何法？尊云：說不定法。道云：昨日為什定？今日為什不定？尊云：昨日定，今日不定。諸仁者！是知佛法無有定相、無不定相，隨機施設，一切臨時說有亦得、說無亦得、說定亦得、不定亦得，猶如太空蕩蕩無礙，一任穿鑿，縱橫自在。如今若有人問保寧：今日當說何法？即云：說不定法。或次日問：說何法？即云：說定法。或問：昨日為什不定？今日為什定？即云：昨日不定，今日定。或問：昨日不定事作麼生？即云：未曾再謝知府在。或問：今日定底作麼生？即云：市戶已作茶筵了。謝畢，乃云：引退潛藏志未從，世閒何處可相容？依前却入塵泥去，物物頭頭露祖宗。拍禪牀，下座。
上堂。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，不曾道著一字；優波毱多丈室盈籌，不曾度得一人；達磨不居少室；六祖不住曹谿。誰是後昆？誰為先覺？彼自無瘡，勿傷之也。拍手大笑，云：且喜天下太平。
上堂：萬物滋一雨，生芽不離土。甜瓜徹蒂甜，苦瓠連根苦。
上堂。從朝至暮，橫說豎說，其柰未曾動著他一毫毛。拈杖，云：委悉麼？初三十一，中九下七，休問天岡河魁，說甚大吉小吉？劃一劃，下座。
上堂。拈拄杖子卓一下，云：何不說法？卓二下，云：惺惺直是惺惺，歷歷直是歷歷，三十年後不得受人瞞。卓三下，下座。

上堂。召眾，以手指上指下，云：這箇是釋迦。擎拳，云：這箇是迦葉。合掌，云：這箇是阿難。展兩手，云：這箇是什麼？云：羞慙殺人。
上堂，舉靈雲見桃華悟道，有頌云：三十年來尋劍客，幾迴落葉幾抽枝。自從一見桃華後，直至如今更不疑。玄沙聞云：諦當甚諦當，敢保老兄未徹在。且道靈雲見什道理？莫是悟得箇萬法不生不滅、無去無來、空寂之理麼？若與麼，何曾悟在？祇如玄沙恁麼道，為復是冥他不冥他？若道冥他，玄沙眼在什處？若道不冥他，靈雲過在什處？眾中商量極多，所以千聞不如一見，保寧亦敢保諸人未徹在。且聽一頌：靈雲忽爾見桃華，賴遇玄沙是作家。此話古今應不墜，任他雲水走天涯。
上堂，舉：雪峯云：南山有條鼈鼻蛇，汝等諸人好看。長慶云：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。玄沙云：用南山作麼？雲門以杖攃向雪峰面前作怕勢，師拈杖召眾云：喪身失命了也。下座。
上堂：今朝十月一，爐簇無煙火。削髮披緇流，競向爐邊坐。霜清天乍寒，水冷冰未鎖。不知天上與人閒，更有阿誰過似我？拍手大笑，下座。
上堂。有箇漢，怪復醜，眼直鼻藍鑱，面南看北斗，解使日午金烏啼、夜半鐵牛吼，天地旋、山河走，羽族毛羣失所守，直得文殊、普賢出此沒彼，七縱八橫、千生萬受，驀然逢著箇黃面瞿曇，不惜眉毛，再三與伊摩頂授記云：善哉！善哉！大作佛事。希有！希有！於是自家摩摩儸儸、憧憧惶惶，藏頭縮手。大眾！此話已行，何待三十年後？
上堂：天地與我同根，萬法與我一體。拈杖云：渾家不管興亡事，祇解和雲占洞庭。
上堂。相見不揚眉，君東我亦西。紅霞穿碧海，白日繞須彌。保寧即不然，不西不東，觸處相逢。耳輪卓朔，頭髮鬅[髟/匆/心]。仰天大笑，手指虛空。作麼寒風颯颯，細雨濛濛。
上堂：震法雷，擊法鼓，布慈雲兮灑甘露。法雷已震，法鼓已擊，慈雲靉靆，甘露霶[雨/沱]。萬彙千靈，悉霑其益。其益既廣，其功不宰。為什不宰？道泰不傳天子令，時清休唱太平歌。
上堂。大方無外，大圓無內，無內無外，聖凡普會。瓦礫生光，須彌粉碎，無量法門，百千三昧。拈杖云：總在者裏。會麼？蘇嚕蘇嚕，悉哩悉哩。
上堂。真相無形，示形顯相。千怪萬狀，自此而彰。喜則滿面光生，怒則雙眉陡豎。非凡非聖，或是或非。人不可量，天莫能測。直下搆得，未稱丈夫。喚不回頭，且莫錯怪。

上堂。日可冷，月可熱，眾魔不能壞真說。保寧即不然，月可冷，日可熱，眾魔亦能壞真說。作麼生是真說？潮田種稻重收穀，村路逢人半是僧。
上堂。解語非干舌，能言不是聲。百骸俱潰散，一物鎮長靈。師彈指云：大眾！蒼天中更添怨苦。
上堂。明頭來，明頭打，師拍手一下；暗頭來，暗頭打，拍手一下；四方八面來，連架打，拍手一下。總不恁麼來時如何？喝云：笑殺傍觀。
上堂：智不到處，切忌道著，道著即頭角生。大眾，頭角生了也，是牛是馬？
炙茄齋，上堂：休說因緣，不是時節。匹馬單鎗，翦釘截鐵。
僧問：為善者讚莫能盡，為惡者歎亦無窮。祇如不為善不為惡者又作麼生？答：叫天不應，叫地不聞。僧云：岳陽樓子上，大見使帆人。答：知音者少。僧以坐具一劃，師便喝，僧亦喝。師云：蹉過也不知。僧云：相識滿天下。答：禮拜著。僧應諾，師便打。
問：滿堂雲水客，箇箇學無為。未審無為如何學？答：教老僧向汝道什麼即得？僧云：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，為甚却有差別？答：青絹扇子沒風凉。僧云：大眾證明，學人禮謝。答：禮謝即得。
問：直截根源佛所印，摘葉尋枝我不能。尋枝摘葉即不問，直截根源事若何？答：蚊子上鐵牛。僧云：直截根源今已曉，中下之流如何指示？答：石人脊背汗通流。僧云：施主霑恩，學人禮謝。答：三十年後，此話大行。
乃云：佛祖正令凡聖俱亡，機智難明，心境雙絕，所以佛祖到者裏盡皆亡鋒結舌。設有一言半句，皆是為蛇畫足之談，實際理中本無是事。何謂？只要諸人瞥地去、不逐語言去、返本還源去、不涉岐路去、踏破化城去、截斷兩頭去、歸家端坐去。諸人何不向佛未出世時薦取、祖師未來時薦取、父母未生時薦取？祇如父母未生時，且自家作何面目？委悉麼？良久，云：團團古鏡無纖翳，試請回頭一照看。
上堂：昨夜泥牛哮吼，今朝木馬奔騰。築著嘉州石佛，驚起少室胡僧。胡僧當門齒缺，開口向人怎說？正月孟春猶寒，未是仲夏毒熱。
上堂，舉：老宿到臨濟，便問：禮即是？不禮即是？濟便喝，宿便拜，濟云：這賊。宿云：這賊。便出，濟云：莫道無事好。首座在邊立，濟云：且道還有過也無？座云：有。濟云：賓家有？主家有？座云：俱有。濟云：過在什處？座便出，濟云：莫道無事好。後有僧舉似南泉，泉云：禍事。僧云：這賊。泉云：這賊。便打。

大眾，這一羣賊，其中有正賊，有草賊，且道那箇是正賊？那箇是草賊？辨得麼？口款易招，贓物難認。
上堂。大凡作與麼事，開與麼口，說與麼話，須是與麼人始得。祇如與麼人，還甘與麼道也無？搖手云：低聲，低聲。
上堂：來無頭，去無脚，終日行，踏不著。既是終日行，為什踏不著？
上堂。夜夜靜悄悄，日日鬧浩浩。夜夜與日日，尋常向人道。忙時急脚行，困便和衣倒。大眾不曉這箇事，總是閒煩惱。
上堂。橫身荷眾，不顧危亡。箚起布裙，入泥入水。分毫上定當，升合裏論量。拆東籬，補西障。若解與麼循塗守轍，也可當風抵浪。雖然如是，猶未是咬猪狗底手脚。作麼生是咬猪狗底手脚？要會麼？殺人不眨眼，氣宇大於王。
上堂：春種一粒穀，秋收萬顆子。四海無閒田，農人猶餓死。我沙門釋子，修心務本，五湖四海，到處為家。今日不愁明日飯，生涯祇在鉢盂中。雖然如是，祇知有一，不知有二。何故？不見道：喫人美食，憂人美事。
上堂：君不見絕學無為閒道人，作麼不除妄想不求真？吽！吽！無明實性即佛性，泥裏洗土；幻化空身即法身，矢上加尖。祇者裏便回頭去，已是拋家散業了也。更若奔波向前，其柰山重水遠。
上堂。卓拄杖，云：佛殿走出三門，燈籠跳入露柱。百草頭頭放光，說法如雲似雨。擲下杖，云：咄！咄！下座。
上堂。相罵無好言，相打無好拳。大眾！直須恁麼，始得一句句切害，一拳拳著實。忽然打著箇無面目漢，也不妨暢快殺人。
上堂。邪人說正法，正法悉皆邪；正人說邪法，邪法悉皆正。提起杖，云：是邪？是正？咄！這裏是什所在，說邪？說正？擲下，云：一任舉似諸方。
問：緇素盡臨於座側，請師方便振雷音。答：爭敢？僧云：和尚為什藏鋒相待？答：驚天動地也不知。僧云：一音師子吼，何處覓狐蹤？答：頭上漫漫，脚下漫漫。僧云：還許出身句也無？答：官不厭詐。僧畫一圓相，師便喝，僧亦喝；師亦畫一圓相，僧以坐具一劃，師云：三十年後不得錯舉。僧云：惱亂春風卒未休。答：少賣弄。
問：湛寂之機即不問，入鄽垂手事如何？答：為蛇畫足人無數。僧云：夜來寒風生八極，今朝流水漲前溪。答：六祖不識字。僧畫半月相，云：且道是什麼？答：老僧不識。僧便喝。答：且莫虛頭。僧云：三十年後。答：放一線道。
冬至，僧問：檀那瞻仰，海眾雲臻，向上宗乘，請師舉唱。答：今年天子拜南郊。僧云：一人有慶，兆民賴之。答：金雞放大赦。僧

云：未審某甲有分不？答：莫道不承恩。僧云：便與麼去時如何？答：靈利人難得。
問：去載今朝長至節，今年猶是去年年，二輪交互常流動，到此如何論不遷？答：天寒日短。僧云：為什改故換新？答：冬深多雨雪，必定是豐年。僧云：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。答：有什了時？僧云：點點是秋聲。答：終不落別處。僧以坐具一拂，師噓一聲。
上堂。一月普現一切水，一切水月一月攝。諸佛法身入我性，我性同共如來合。舉頭觸著威音頭，下足踏著彌勒足。拈匙把筯，現千百億化身。換水添香，作恒河沙佛事。既非妙用，豈是神通。理無不圓，事無不備。若也悟得，誰家竈裏無煙。儻或未然，病是眾生良藥。
上堂。不壞假名而談實相。拈杖云：這箇是假名，阿那箇是實相？卓一下云：這箇是實相，阿那箇是假名？有眼底近前，無眼底退後。
上堂。呵佛罵祖，無慚無愧，法說非法，非法說法，具大闡提，撥無因果。且道此人是邪？是正？良久，云：邪即總邪，正即總正。
上堂：來也，來也。良久，云：去也，去也。
上堂：久默斯要，不務速說。召眾云：誰人肯向死前休？
上堂。脚瘦草鞋寬，髮長僧貌醜。召眾云：突出兩箇鬼眼睛，更有一雙窮相手。
上堂：金不博金，水不洗水。楊岐老古錐，思量無道理。無道理，打落當門齒。
上堂：將經寺裏談，擔水河頭賣，都來不直一分文，羞殺黃頭箇新戒。
上堂。古人道：衲僧家須是與他本分草料始得。且作麼生是衲僧本分草料？良久，云：一日三頓未為多。
上堂：圓同太虛，無欠無餘。良由取捨，所以不如。古人恁麼道，直是光前絕後。雖然如是，未免強陪分踈。
上堂：我見瞞人漢，如籃盛水走，一氣歸到家，籃裏何曾有？拍手大笑，云：有意氣時添意氣，不風流處也風流。
上堂。不思議，解脫力，妙用恒沙也無極。卓杖一下，云：吞却法身了也，諸人向什處迴避？若也道得，萬仞崖前有活身之路；若道不得，大地死人如麻似粟。卓一下，下座。
上堂：平直道路，敲磕門庭，總被他古人縱橫履踐了也，教保寧向什處措足？委悉麼？江山行不盡，雨雪下無時。
上堂。或是或非人不識，逆行順行天莫測。大眾！是箇什麼便得恁麼？良久，云：有金有玉同歡笑，無米無柴各皺眉。

上堂。保寧記得三十年前一轉奇特公案，欲舉似大眾，及至下得法堂，和話頭都來忘却。還有人記得麼？試舉看。眾無對。師云：江南極有，江北絕無。
上堂：一斗量不盡，一秤稱得起。半箇却完全，有頭自無尾。且道是什麼物？
上堂：保寧飯食麤惡，別無精妙品饌供養。諸人既到這裏，開單展鉢，須是喫得這箇無滋味始得。若喫不得，且莫怪。
上堂，拈杖云：長千聖不能量短，蟭螟眼裏著不滿。卓一下云：夜來江上雨，分作萬家流。
上堂：是箇什麼？得與麼難會。是箇什麼？得與麼易曉。委悉麼？不是怨家不聚頭。
上堂。欲入無為海，須乘般若舟。拈杖云：這箇是無為海，阿那箇是般若舟？擲下杖云：善看方便，切忌飄墮羅剎鬼國。
上堂。瑞雪下殘臘，和風生早春，空將未歸意，說向欲行人。未歸意，絕忌諱，欲行人，何疎親？繞須彌山轉百千帀，不知畢竟向什處藏身？拍禪牀，下座。
上堂：赤肉團上，無位真人。左眼八兩，右眼半斤。貴買賤賣，黃金白銀。
上堂：我有一張口，內含三寸舌。牙齒總完全，是非無不說。趙州木佛放光明，少室鐵牛雙角折。拍禪牀，下座。
上堂，舉：趙州臨順世，令僧馳拂子傳語趙王云：此是老僧一生用不盡底。乃云：趙州一生用不盡底終不錯分付，雖然不錯分付，爭柰趙王提不起？乃拈杖云：此是保寧一生用不盡底，不如未死已前兩手平等分付與諸人。擲下杖，拍手云：阿喇喇，三十年後莫教失却。
上堂：春色秀媚，春日光輝。萬姓歌歡，百禽叫噪。處處草鋪茵褥，家家門簇青紅。樓臺殿閣勢崢嶸，酒肆茶坊分屈曲。無論士女，選甚兒郎。兩兩三三，行行行唱。或攜華微笑，或折柳攢眉。這畔搖頭，那邊拍手。作癡作呆，似顛似狂。忽若被人冷覷著，大好一場笑具。
上堂。保寧一夏臥疾已來，向方丈裏撒屎撒尿，狂言寐語，直是東西不辨，南北不分，求生不生，求死不死。當恁麼時，還有人相救得麼？若有，向什處著力？若無，保寧自起自倒去也。拍禪牀，下座。
上堂：不見一法即如來，方得名為觀自在。觀自在在什處？了即業障本來空。了箇什麼？未了還須償夙債。未了箇什麼？若向這裏透得過，不妨平地上東行西行；若透不過，天網恢恢，疎而不漏。

上堂。無漏真淨，云何是中更容他物？喝一喝，拍一拍，云：好人不肯做，須要屎裏臥。
上堂。見見之時，見非是見，見猶離見，見不能及。卓杖，云：還見麼？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。
上堂。佛道長遠，久受勤苦，乃可得成。有人不受勤苦，不涉久近，不作眾生，亦不成佛。且道此人還得究竟也未？良久，云：莫屈滯他好。
上堂：不可毀，不可讚，體若虛空沒涯岸。不離當處常湛然，覓即知君不可見。還見麼？知事少時煩惱少，識人多處是非多。
上堂。說得行不得是阿誰？行得說不得也大奇。一步一彈指，一箚一皺眉。拍禪牀，召眾云：紫旃檀塔七八級，紅菡萏華三四枝。
上堂。洞山云：五臺山頂雲蒸飯，佛殿前頭狗尿天，剎竿頭上煎椎子，三箇猢猻夜簸錢。
石霜云：風吹石臼曾哮吼，泥捏夜叉空裏走。趯翻海月亂波生，驚起土星犯南斗。
道吾云：三面貍奴手捉月，兩頭白牯脚拏煙。戴冠碧兔立庭柏，脫殼烏龜飛上天。
師云：此三頌，一與祖佛為師，一驗衲僧眼目，一與天下人作牓揾。若人定當得，許具一隻眼。
上堂。古佛家風，隨時展演；衲僧活計，在處施張。鋤地開田，刈禾割草，燒火擇菜，擔水搬柴，沽醋買油，乞錢持鉢，把船搖櫓，拽石推車，八萬細行莊嚴，三千軌儀具足，轉法輪於[木*(天/韭)]榼堆上，揚密旨於微塵剎中，十地菩薩盡茫然，四果聲聞都罔措。橫按杖，云：還有人道得麼？眾無語，師云：堪出手時須出手，得藏身處且藏身。卓一下，下座。
上堂。許由洗耳，賣弄清高；巢父飲牛，謾張意氣；太公垂釣，終是有心；范蠡泛湖，焉能絕跡？直得君臣道合，河海晏清，風不鳴條，雨不破塊。爭似三月野華隨處發，九秋黃葉滿空飛？狂歌向碧洞之前，大醉在玉壺之裏。拍手大笑，云：還知麼？昨日是季秋霜冷，今日是孟冬薄寒。
上堂。夜靜月明，水清魚現，金鈎一擲，何處尋蹤？提起杖，云：歷細，歷細。
上堂。有物先天地，無形本寂寥，能為萬象主，不逐四時凋。拈杖云：且莫喚這箇作拄杖子好。
壽寧長老進發上堂：曹谿一宿也大無端，黃檗三頓遞相鈍置，蒲團禪板屈抑當人，索火來燒猶較些子，保寧今日別無相送。壽寧長老拈杖云：祇有一條黑漆拄杖，更不囊藏，向大眾前兩手分付。擲杖下座。

上堂：大丈夫，眉目麤，東西南北何所拘？氣衝宇宙，坐斷毗盧，又說什西來碧眼胡？
上堂：吾心似秋月，碧潭光皎潔。無物堪比倫，教我如何說？寒山子，貴價精神賤價賣。子細思量，著甚來由？雖然如是，三十年後有人點撿保寧去在。
上堂：業鏡當臺，賊身已露。既是贓物現在，為甚不肯招伏？會麼？朝打三千，暮打八百。
出歸，上堂。霜風浩浩葉紛紛，曉入深村野老門，相見但知俱默坐，更無一事可談論。良久，云：入山擒虎易，開口向人難。
上堂。兩手捺膝，云：赤肉團上，壁立千仞。喝一喝，下座。

頌古

世尊初生下時，周行七步，目顧四方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云：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。
混沌未分人未曉，乾坤纔剖事潛彰。天生伎倆能奇怪，末上輸他弄一場。
外道問佛：不問有言，不問無言。世尊據坐，外道禮拜讚歎云：世尊大慈大悲，開我迷雲，令我得入。外道去後，阿難問佛：外道見何道理，禮拜讚歎而去？尊云：如良馬見鞭影而行。
經過遇夜宿荒草，開得眼來天大曉。空心赤脚唱歌歸，路上行人已不少。
五通仙人問世尊：我有五通，佛有六通，如何是那一通？世尊乃召五通仙人，仙人應諾。世尊云：那一通你問我？
無量劫來曾未遇，如何不動到其中。莫言佛法無多子，最苦瞿曇那一通。
世尊一日在靈山會上拈華示眾，迦葉微笑，尊云：吾有正法眼藏付囑摩訶迦葉，汝今行化，無令斷絕。
拈華我佛在靈山，迦葉頭陀忽破顏，金口密言親付囑，不唯天上與人閒。
文殊令善財入山採藥，殊云：不是藥者採將來。財云：山中無不是藥者。殊云：是藥者採將來。財於地上拾得一莖草，度與文殊。殊接得，示眾云：此藥亦能殺人，亦能活人。
大地蒼生病似麻，吉祥靈藥示無涯。其閒殺活難分辨，又是重添眼裏華。
阿難問迦葉：世尊傳金襴外，別傳何物？葉召阿難，難應諾。葉云：倒却門前剎竿著。

象王行處絕狐蹤，象子雄雄繼此風。休說二千年後事，縱塵沙劫又何窮。

阿育王問賓頭盧云：承聞尊者親見佛來，是不？者以兩手撥開眉云：親見佛來。

我佛親見賓頭盧，眉長髮短雙目麤。阿育王，猶疑狐。唵嚩呢嗹哩嗯哩囌嚧。

梁武帝問達磨：如何是聖諦第一義？磨云：廓然無聖。帝云：對朕者誰？磨云：不識。

燒得通紅打一鎚，周遭無數火星飛。十成好箇金剛鑽，攤向門前賣與誰。

達磨一日云：吾住世非久，誰得吾正宗者出來與汝證明？道副云：如我所見，不執文字，不離文字，以為道用。磨云：汝得吾皮。尼總持云：我今所解，如慶喜觀阿閦佛國，一見更不再見。磨云：汝得吾肉。道育云：四大本空，五陰非有，而我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。磨云：汝得吾骨。二祖出，禮三拜，依位而立。磨云：汝得吾髓。

門前諸子列成行，各逞英雄越霸王。如何獨有無言者，坐斷毗盧不可當。

六祖見二僧爭風幡，一云：風動。一云：幡動。祖云：不是風動，不是幡動。

蕩蕩一條官驛路，晨昏曾不禁人行。渾家不是不進步，無柰當門荊棘生。

六祖問讓：和尚甚處來？讓云：嵩山。祖云：什麼物恁麼來？讓云：說似一物即不中。祖云：還假修證不？讓云：修證即不無，汙染即不得。祖云：即此不汙染，是諸佛所護念。吾亦如是，汝亦如是，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讖汝後出一馬駒，踏殺天下人去在。

戴角披毛恁麼來，鐵圍山嶽盡衝開，閻浮踏殺人無數，驀鼻深穿拽不回。

法華經云：大通智勝佛，十劫坐道場，佛法不現前，不得成佛道。

三際斷時凡聖盡，十身圓處剎塵周。無私應物隨高下，末過僧祇大劫修。

維摩云：其施汝者，不名福田；供養汝者，墮三惡道。

無邊無際休斟酌，潮去潮來本自平。清濁淺深并苦淡，一般滋味迥分明。

金剛經云：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。

仁者見之謂之仁，智者見之謂之智。寒時向火熱乘凉，健即經行困打睡。困打睡，仰面看天，開口取氣。

清淨行者不入涅槃，破戒比丘不入地獄。

生平疎逸無拘撿，酒肆茶坊信意遊。漢地不收秦不管，又騎驢子過揚州。

思和尚令石頭往南嶽讓和尚處，馳書云：回來與汝箇鈯斧子住菴。頭乃往讓處，便問：不求諸聖，不重己靈時如何？讓云：子問太高生，何不向下問？頭云：寧可永劫沈淪，不求諸聖解脫。乃回。思云：子馳書達不？頭云：書亦不通，信亦不達。昨蒙和尚許鈯斧子住菴，即今便請。思垂下一足，頭便禮拜。

從來祖上作君王，子子孫孫代代昌。文武百僚都不識，祇應金殿有尊堂。

馬祖坐禪，讓問：坐禪擬作什麼？祖云：擬作佛。讓休去。至來日，讓却以甎對祖石上磨，祖問：磨甎擬作什麼？讓云：擬作鏡。祖云：磨甎豈得作鏡？讓云：磨甎若不作鏡，坐禪豈得作佛？祖云：畢竟教某甲如何？讓云：譬如以牛駕車，車若不行，打車是？打牛是？祖遂省。

死馬醫來無用處，車牛腦後更加鞭。皮穿肉綻還知不，任重應須角力全。

百丈再參馬祖，祖見來，乃指禪牀角拂子，丈云：即此用？離此用？祖云：你已後開兩片皮，將何為人？丈取拂子豎起，祖云：即此用？離此用？丈挂拂子於舊處，祖喝一聲，丈直得三日耳聾。

木馬踏殺閻浮人，泥龍飲竭滄溟水。霹靂滿空山嶽摧，看看平地波濤起。

龐居士問馬祖：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人？祖云：待你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你道。

風吹日炙露屍骸，泣問山人覓地埋。忍俊不禁多口老，陰陽無處可安排。

龐居士問馬祖：不昧本來身，請師高著眼。祖直下覷，士云：一種沒絃琴，唯師彈得妙。祖直上覷，士禮拜，祖歸方丈，士隨後云：弄巧成拙。

浩浩擎山戴嶽來，撐天拄地勢崔嵬。從教弄巧翻成拙，撒手前行更不回。

馬祖不安，院主問：和尚近日尊候如何？祖云：日面佛，月面佛。

蒲團上端坐，針眼裏穿線。西風一陣來，落葉兩三片。

僧問百丈：如何是奇特事？丈云：獨坐大雄峰。

大雄峰頂獨巍巍，直下橫分八字眉，賴得縮頭知進退，未甞容易敢相虧。

百丈一日云：閉却咽喉脣吻，速道將來。溈山云：某甲道不得，却請和尚道。丈云：不辭為你道，恐後喪我兒孫。雲巖云：和尚亦須閉却。丈云：無人處斫額望汝。五峰云：即今有也未？丈云：喪我兒孫。

三箇兒郎總長成，大家將本各經營。其閒消折兄嫌弟，也有贏錢弟怨兄。

溈山參百丈，丈云：子試撥火看。山遂於爐內撥云：無也。丈自撥起一星云：者箇聻？山遂省。明日隨百丈遊山，丈回顧云：子將得火來麼？山云：將得來。丈云：在什處？山於地上拾得一莖柴，以口一吹度與丈，丈云：如蟲禦木。

提起都來祇一星，豁然騰燄亘天明。連延野外猶難救，直得三年草不生。

南泉云：喚作如如，早是變也。今時人須向異類中行始得。趙州在僧堂前，見泉便問：異即不問，如何是類？泉以手托地，州以脚踏泉倒地。州走入延壽堂叫悔，泉令侍者問：悔什麼？州云：悔不更與兩踏。

張公移住向深村，被賊潛身入後門。鍋子一時偷去後，更來敲枕翫兒孫。

南泉云：王老師賣身去，還有人買麼？僧出云：某甲買。泉云：不作貴，不作賤，作麼生買？僧無語。趙州云：來年與和尚做一領布衫。

王老哀哉不惜身，臨危將賣與何人。若無令子輕酬價，往往一年空過春。

南泉兩堂上座爭猫兒，泉拈起猫云：道得即救取，道不得即斬為兩段。眾無語，泉便斬。

雪刃含光射斗牛，不唯天地鬼神愁。命根落在南泉手，直下看看兩段休。

趙州至晚到方丈，泉舉前話，州脫鞋戴頭上出去。泉云：子若在，却救得猫兒。

貍奴頭上角重生，王老門前獨夜行。天曉不知何處去，楚山無限謾崢嶸。

僧問南泉：端居丈室將何指？南泉云：昨夜三更失却牛，天明起來失却火。

昨夜三更失却牛，天明起來失却火。腰未繫兮鞋未穿，面不洗兮頭不裹。

南泉云：道非物外，物外非道。趙州出問：如何是物外道？泉便打，州接住云：和尚莫打，某甲已後錯打人去在。泉擲杖云：龍蛇易辨，衲子難瞞。

輭纏藏鋒入陣來，畫時擒下眼瞠開。死生一決英雄士，文武雙行將相才。

趙州問南泉：明頭合？暗頭合？泉便歸方丈。州到僧堂前云：堂頭老漢被我一問，直得無言可對。首座云：莫道和尚無語，自是上座不會。州便掌云：這掌本是堂頭老漢喫。

大事當陽已皎然，十分須是更周圓，堂中上座黑如漆，冷地為誰喫暗拳？

趙州問南泉：知有底人向什處去？泉云：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。州云：謝師指示。泉云：昨夜三更月到牕。

拽脫鼻頭何處是，亂拖泥水恣縱橫。日斜倒坐騎歸去，又見東山片月生。

南泉、歸宗、麻谷同去禮拜國師，泉於地上畫圓相云：道得即去。宗於相內坐，谷作女人拜，泉云：恁麼則不去也。宗云：老兄是何心行？

漫漫大地盈尺雪，江湖一片難分別。漁父披蓑月下歸，誰道夜行人路絕。

石頭問長髭：甚處來？髭云：嶺南來。頭云：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？髭云：成就久矣，祇欠點眼在。頭云：莫要點眼不？髭云：便請。頭垂下一足，髭便拜。頭云：子見什道理便拜？髭云：紅爐上一點雪。

一鋪大悲千手眼，十分圓就未開光。君看筆下神通境，更有靈蹤在上方。

道吾、雲巖、高沙彌隨藥山遊山，山指枯樹云：榮者是，枯者是？吾云：榮者是。山云：灼然一切處，光明燦爛去。巖云：枯者是。山云：灼然一切處，枯淡去。高沙彌云：榮者任他榮，枯者任他枯。山顧道吾、雲巖云：不是，不是。

抹粉塗坯復裹頭，盡由行主線牽抽。鼓鼙打破曲吹徹，收拾大家歸去休。

藥山不許人看經，乃自看。僧問：和尚常不許人看經，為什自看？山云：我祇要遮眼。僧云：某甲還看得也無？山云：你若看，牛皮也須穿。

遮眼誰同藥嶠看，牛皮穿透骨毛寒。五湖四海知多少，字密行疎總一般。

陸亘大夫謂南泉云：肇法師也奇怪，解道：天地與我同根，萬法與我一體。泉指庭華云：大夫！時人見這一株華，如夢相似。

大夫作牧見南泉，舉古明今理事圓。恰到放將身命處，不知何故却茫然。

裴相公一日托尊佛跪膝於黃檗前云：請師安名。檗召相公，公云：謝師安名。

五彩粧來掌上擎，老胡剛為立虛名。君今欲得超諸祖，須向金剛頂[寧*頁]行。

溈山寄鏡與仰山，山接得，示眾云：道是溈山底，又在仰山手裏；道是仰山底，又是溈山寄來。道得即留取，道不得即撲破。眾無語，遂撲下。

溈山古鏡仰山提，日上東方月照西，撲落不知誰拾得？秋風索索草萋萋。

溈山云：老僧百年後，向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，脇上書溈山僧某甲。當恁麼時，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，喚作水牯牛又是溈山僧。且道如何即是？

改却形容換却頭，當陽難隱箇蹤由。驢名馬字雖呼喚，多少傍觀揜面羞。

溈山與仰山摘茶次，溈云：終日祇聞子聲，不見子形。仰撼茶樹，溈云：子祇得其用，不得其體。仰云：某甲祇如是，和尚作麼生？溈據坐，仰云：和尚祇得其體，不得其用。溈云：放子三十棒。

春暖相呼出翠微，時行時坐幾忘歸。黃昏一陣東風雨，未免渾身透濕衣。

溈山問仰山：甚處來？仰云：田中來。溈云：田中多少人？仰山插鍬叉手立。溈云：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。仰山拽鍬便去。

淺種深耕正及時，入泥入水更同誰？南山茅草多人刈，獨是爺兒兩箇知。

溈山令僧馳書上王常侍，侍看書了，乃問：和尚近日有何言句？僧云：有。僧問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溈山豎起拂子。侍云：彼中如何商量？僧云：即色明心，附物顯理。侍云：會即便會，著甚死急？侍遂有書回，書內畫圓相，相內書日字，溈接得拆開，示其僧云：會麼？僧云：不會。溈云：我千里外却有箇知音。仰山上來。溈山展似仰山，仰山於地上畫圓相，相內書日字，以脚抹却，溈休去。

南星北斗忽移位，四海九州如鼎沸。波斯匿王鼻拄天，樓至如來脚踏地。

僧持錫到章敬，繞禪牀三帀，振錫一下，叉手而立。敬云：是！是！僧便去。

次到南泉，繞禪牀三帀，振錫一下，叉手而立。泉云：不是，不是。僧云：章敬道是，和尚為什道不是？泉云：章敬是，汝不是。

顏色規模恰似真，人前拈弄越光新。及乎入火重烹試，到了須歸是假銀。

韓愈侍郎問大顛：春秋多少？顛提起數珠，云：會麼？韓云：不會。顛云：晝夜一百八。明日，復來門首見首座，云：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？座扣齒三下。及至方丈，問大顛：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？顛亦扣齒三下。韓云：元來佛法不別。顛云：侍郎見何道理？韓云：適來門首問，首座亦恁祇對。顛請首座至，云：適來恁麼祇對，是不？座云：是。顛乃打趁出院。

一步纔行兩步移，門前驚起鳳皇兒。棲蹤不在梧桐樹，羣鳥東西空繞枝。

龐居士問仰山：久響仰山，到來為什却覆？山豎起拂子，士云：恰是。山云：是仰？是覆？士拍露柱，云：雖無人見，露柱與我證明。山擲拂子，云：一任舉似諸方。

賊偷賊物大希奇，好手還他火伴知。今日并贓齊捉獲，得便宜是落便宜。

僧問石霜：咫尺之間，為什不覩師顏？霜云：我道徧界不曾藏。

僧後問雪峰：徧界不曾藏，意旨如何？峰云：什處不是石霜？

雙眸自小患生盲，兩耳從前祇聽聲。指點萬端都不見，如何彈指得分明。

僧問石霜普會：如何是石霜深深處？霜云：無鬚鎖子兩頭搖。

無鬚鎖子卒難開，枯木堂前莫亂猜，千古兩頭搖不動，待他麟角衲僧來。

臨濟在黃檗會中，時睦州為首座，知濟是法器，乃令上方丈問佛法大意，三問三被打。州見云：子去問佛法如何？濟遂舉前話云：某緣法不在此，不免取辭，且往他處去。州上方丈囑檗云：義玄上座雖是後生，甚奇怪，他日為陰凉大樹蓋覆天下人去在，若來可方便。至晚，濟上取辭，檗云：可往高安大愚處去。濟去，愚問：甚處來？濟云：黃檗來。愚云：黃檗近日有何言句？濟舉前話云：未審某甲過在什處？愚云：黃檗恁麼老婆，為你得徹困，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？濟失聲云：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。愚攔胸搦住云：者尿牀鬼子，適來問有過無過，如今却道無多子，見何道理？速道！速道！濟於愚脇下築三拳，愚托開云：汝師黃檗，非干我事。

雷電喧轟海嶽昏，一家愁閉雨中門。狂風忽起烏雲散，白日滿天星斗分。

臨濟云：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，常在諸人面門出入，未證據者看看。時有僧問：如何是無位真人？濟下禪牀搦住云：道！道！僧擬議，濟托開云：是什麼？

簸土颺塵沒處藏，面門出入大狼當。撒尿撒屎渾閒事，浩浩誰分臭與香。

臨濟遷化，三聖為院主。濟云：吾去世後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。聖云：爭敢？濟云：忽有人問你，作麼生道？聖便喝。濟云：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却？遂有頌云：沿流不止問如何？真照無邊說似他。離相離名人不稟，吹毛用了急還磨。

出門握手再叮嚀，往往事從叮囑生。路遠夜長休點火，大家吹殺暗中行。

德山初到龍潭，問：久嚮龍潭，及乎到來，潭又不見，龍又不現。潭云：子親到龍潭。

浩渺深沈納眾流，謾持香餌擲金鈎。風雲合市雷霆動，應訝龍王不出頭。

德山至夜入室，潭云：子且下去。山珍重，出見黑，回云：外面黑。潭點紙燭度與山，纔接，潭便吹殺。德山不覺失聲云：我自今已後，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。

一條瀑布巖前落，半夜金烏掌上明。大口開來添意氣，與誰天下共橫行。

雪峯問德山：從上宗乘中事，學人還有分也無？山便打，云：道什麼？峰遂省。

此疾懷來沒量時，尋醫求卜過多師，濃煎一服通神散，血汗霧流徹四肢。

閩帥造送銀交椅與雪峰，僧問：和尚受如此供養，將何報答？峰以手托地云：輕打我，輕打我。

不知將甚報君恩，風起江湖水皺痕。一片古帆乘興去，與誰相逐過天門。

閩大王封柑橘二顆上雪峰，問云：既是一般顏色，為什名字不同？峰遂封回。

閩主兩般馳獻上，雪峰一等倒封回。人情上下俱周美，免把完全更擘開。

雪峰指火云：三世諸佛盡在火燄裏轉大法輪。雲門云：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，三世諸佛立地聽。

一堆猛燄貫天紅，三世如來在此中，轉大法輪今已了，眉毛之上起清風。

雪峰指獼猴云：人人盡有一面古鏡，這獼猴亦有一面古鏡。僧云：歷劫無明，因什標為古鏡？峰云：瑕生也。

堪笑山翁不識羞，為他頭上更安頭，巖前跳躑無尋處，一片殘霞曉未收。

僧問雲門：不起一念，還有過也無？門云：須彌山。

萬仞峰頭立大乖，須臾眨眼落懸崖。通身不損毫毛者，天上人間安敢埋。

僧問洞山：三身中阿那身不墮眾數？山云：吾常於此切。

僧問曹山：吾常於此切，意旨如何？曹云：要頭即斬取去。

此切堪傷走外求，至親何故似冤讎。始終滿面無慙色，更有曹山乞你頭。

別古

師別慶云：這瞎漢終是難容。

雪峰云：世界闊一尺，古鏡闊一尺；世界闊一丈，古鏡闊一丈。

玄沙指火爐云：這箇闊多少？峰云：如古鏡闊。

師別峰云：若不是吾，洎被子惑。

代古

劉鐵磨到溈山，山云：老牸牛！汝來也。磨云：來日臺山有齋，和尚還去不？山放身作臥勢。

師代磨云：請和尚來日早起。

僧問魯祖：如何是不言言？祖云：汝還有口麼？僧云：無。祖云：尋常將什麼喫飯？僧無對。

師代僧云：和尚不妨具眼。

保寧勇和尚語錄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